

四川保路同志會內幕

陳 言

中華民國的開國，是始於辛亥年的武昌首義，但是武昌首義的導火線，却是四川保路同志會的民變。因此談中華民國的誕生，應該先談四川保路同志會的沿起與演變。

要談四川保路同志會的沿起與演變，這話就很長了。因為我們先得把川漢鐵路，由民辦改歸國有的內容經過弄清楚了之後，方纔能明瞭保路同志會之所以興起。

川漢鐵路商股由來

川漢鐵路的勘定，是在前清光緒年間，當時是決定官督商辦，但是修築鐵路，要用多少錢，中國根本就沒有資本家，這商辦兩字便永久成了有名無實。川漢鐵路籌備處成立了兩年，招收商股，是分文未得，那時四川總督是蒙古人錫良（清弼），他便上了一個奏摺，請在四川全省田賦上附加一成，作為川漢鐵路股本；當時除了這個辦法，比較具體一點，此外實在別無辦法，籌集鉅款，清廷自然照准。因此四川老百姓，無論大地主，小自耕農，都按照田畝，照攤一成的附加，政府在田串之外，另給鐵路附加收據；於

是四川人民，凡是有田地的，都成了川漢鐵路的股東一分子。這個附加數目不小，大約三、四年

的光景，鐵路籌備處就擁有一千多萬的現銀。在當時人民富有數額很小，有一萬兩以上家產的，便成富戶，這籌備處擁有千萬兩以上的現金，那還了得，四川的土豪劣紳，自然趨之若鶩；於是川漢鐵路的局紳，便每個人都借名染指，分潤些存款，拏來在上海、漢口等處，大做生意。

千餘萬兩股本被斂

同時因為西藏喇嘛殺了清朝駐藏副大臣鳳山（湖北荊州駐防旗人，與廣州將軍鳳山同名），

清朝叫四川派兵征藏，錫良便派四川川南道趙爾豐率兵征藏；因為軍費無着，便用四川總督的名義，向川漢鐵路籌備處借了現銀四百萬兩，充作

了聖旨，怕什麼，如果要管川路的股款，郵傳部得籌一筆相當大的數目款子，這款子到那裏去籌。在四川總督，挪用路款是前任爲軍事挪移的，如今若是要退還股款，四川省政府得籌一筆四百萬的鉅款，這也不是容易的事，落得不管。

保路為名立憲組黨

在四川鐵路籌備處的劣紳們，他們還想在剩餘的路款中，打主意混水撈魚，那個還會管到退票（這是清末上海一大騙局），倒了將近百萬，駐漢口的川路特派員們，也同時作生意吃了倒帳。於是數過千萬的四川鐵路附加股款，到了宣

統二年間，實際爲數不過三、四百萬兩了。挪虧的川紳，那時每個人都想借故脫身。正當此時，盛宣懷做郵傳部尚書（等於交通部長），他決定了鐵路國有政策，朝內自然爲一般滿州親貴所支持，而外邊又獲得類似四川鐵道籌備處劣紳們的擁護。但是他們勝利沖昏了頭，他們只知道鐵路收歸國有，而忘記了四川鐵路還收了千餘萬兩老百姓的股款，這件事究竟應該怎樣，總應該有一個下文。他們完全不管，在盛宣懷以爲皇帝有

時因為革命黨人反清的種族觀念，隱約的存在於一般青年學子的頭腦中，他們對於滿州人的政府先就不信任，認為收歸國有是滿州人向漢人手中奪去。第二便是血汗集成的鐵路股款，數目相當的大，為什麼沒有下落。那樣四川人民的血汗，豈不付與流水。起初是幾個年青有血性的人出來反對，但是他們在社會上的號召力不強，風聲還不甚大。後來立憲派的士紳，認為這是一個組黨最好的機會；因為那時立憲派的眼光，認為清朝遲早非立憲不可，立憲之後，就得有政黨。要組黨第一是能號召多數人，第二是能運用一些民間有力的組織，第三是能籌得一筆可觀的活動基金；四川鐵路退還股款問題，正好是一個絕好的題目：第一是四川凡有產者，都有切身利害關係，一定聽號召；第二是借保路為名，先組織一個同志會，一旦保路得有結果之後，只要開一個會，馬上就可以把同志會變成一個堂堂正正的政黨。

第三是如果保路同志會有結果，不僅政府應該退還股款，就是剩餘的三、四百萬兩鐵路餘款，已經可以供組黨運用而有餘了。這個算盤打定後，便由四川省諮詢局議長蒲殿俊領頭，把四川當時中年自命革新的人物，如張瀾、顏楷、鄧孝可都網羅了進去，這般人多數是日本留學生，醉心梁啟超君主立憲論的。當時他們的人才，不能說不是極一時之選，他們的主意，不能說不是極其精明幹練。又遇着那時四川總督趙爾豐調任東三省總督，以爾豐的親弟趙爾豐繼任四川總督。趙爾豐那時任川藏邊務欽差大臣，正領兵平了鄉城（今日西康），威鎮全藏，一時不能馬上回川就職，四川總督就由升任陝西巡撫，時任四川藩臺王人文護理，王是一個探花出身，字寫得不壞，詩文也過得去，只是沒有吏才，又兼之他是一個已經升任他省，而暫時護理督印的人，他自然落得遇事敷衍，只要不在他護印期間出亂子，他已經萬幸。因此四川保路同志會便在這種氣氛中，一天比一天壯大起來。開羣衆大會，（當時在四川開羣衆大會，還是創舉）極盡煽動的演說，暴露清政府弱點的宣傳小冊子，真是如火如荼。

這樣的煽動人民，人民自然興起，人民煽動起來容易，壓平就很難。王人文採取的策略是遇事敷衍，而不作主張，也不作決定；因此保路同志會雖然鬧得很兇，但是實際上永遠沒有結果；因為沒有結果，就得再努力，再向前進。

利用幫會抗趙屠戶

立憲派的人們，火是放了，却沒有人能够駕駛這個沒有籠頭的野馬。看看趙爾豐由藏邊啓程

來成都履任了。趙爾豐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，四川人每個人知道他的渾名是趙屠戶，他來了，還了得。於是立憲派的朋友，每個人都是請願，一定要趙爾豐答應負責奏請清朝收回鐵路，足以當奮鬥，整天在趙爾豐耳朶旁邊，大談其武力鎮壓辦法，趙個人的本性，就是一個粗暴魯莽的，自然經不過左右這種煽動。

包圍督署血濺轅門

於是在蒲殿俊等率領千餘人包圍總督衙門，手捧德宗（光緒）顯皇帝的黃紙牌位，跪在地下請願，一定要趙爾豐答應負責奏請清朝收回鐵路，國有的成命。（四川鐵路開辦，是光緒下的上諭，因此他們便把光緒的紙牌頂在頭上請願）。而且定要趙親身出來，對着這成千的人們，作有力的諾言。趙遂請蒲等入衙，命其下令解散包圍民衆，再作計較；蒲懼人民一散，而身入虎穴，無以自全，堅持非趙出見人民不可，趙怒，遂下令拘押蒲等。外間人民聞蒲等被押，呼罵之聲震撼一時，秩序大亂，大有一擁而入督署，搶走蒲殿

他們分別組織各縣保路同志會，並運用軍法布勒，打算拿這個民間武力來威脅這個殺人魔君趙爾豐就範。趙爾豐起初來的時候，因見保路同志會主持人是省諮詢局正副議長和全省有名的士紳，他們有的人是有功名的（如顏楷是翰林），有的更是東西洋留學生，（鄧孝可是日本留學生，張瀾是德國留學生）因此趙對待他們相當的禮貌。不過去保路同志會的人們是騎虎難下，無法下臺；在趙爾豐是忍讓過火，有些難耐。又加之那時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官僚們（如省城保甲局總辦路某等），他們認為幾個弱不勝衣的書生，還比得上西藏蠻子强悍嗎？西藏上萬的蠻子，還經不起趙大帥的一擊，你們這些書呆子，真是鷄肋不足以當奮鬥，整天在趙爾豐耳朶旁邊，大談其武力鎮壓辦法，趙個人的本性，就是一個粗暴魯莽的，自然經不過左右這種煽動。

俊等之勢，趙遂下令衛士開槍，於是血濺督署，死了十七、八個無知無識、莫明其妙的老百姓。

其時蒲等黨徒在外，便利用保路同志會過去採用的軍事布勒，一面下令全省城的商店罷市，人民關閉自己的門戶，一面派人分赴附近的州縣保路同志分會，集合幫會健兒，包圍省城，斷絕省城的糧道與一切日常供應。趙爾豐到這個時候，也不能不有所處置，一面調各地巡防營入駐省城，一面關上城門，檢查出入的人們，一面急電鄉城，叫他的親信率領他帶到藏邊的軍隊，回援成都；一面電請北平清朝，在附近鄰省派遣援兵馳赴成都應援。從七月（陰曆）初起，就這樣雙方相持不下的對峙起來。成都秩序一天比一天壞，省外各州縣幫會橫行，逐官殺吏的事，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，弄得趙爾豐束手無策，便由周善培（浙江諸暨人，在四川生長，當時任川臬）出面調停，把蒲殿俊一些人全放出來，叫他們負責收拾殘局。誰知火是他們放的，他們對於救火，却一籌莫展，毫無辦法。四川局面，便眼看着逐漸崩潰起來，趙爾豐的屠戶手段，也應用不開，他便自請開缺。

岑春煊不來端方送死

最早清廷的命令是起用岑春煊爲四川總督（岑曾任四川總督，剿平余蠻子拳匪，在四川人眼中，他是一個知兵而且能幹的好官）。端方爲欽差查辦川路大臣，並隨帶湖北新軍第八鎮三十三標的士兵赴援四川，岑春煊因反對當時的慶親王，而慶親王還是那時的首席軍機大臣，（等於古時的首相，現在的內閣總理）岑認爲他到四川去

當這個艱鉅，而朝內當權又是他的對頭，他不敢立赴新任，駐在上海租界請病假。當時四川情形，已經到了亟須收拾，刻不容緩的地步，急驚風如何能讓慢郎中誤事呢？因此清廷下了一道諭旨，叫端方迅即馳赴成都，在岑春煊未到任以前，代理四川總督，趙爾豐着仍回任川藏邊務大臣，誰知道四川已經到了魚死網破的局面，端方從湖北到重慶，走了將近一個月（當時沒有輪船，船走上水，一天走不上二、三十里），到達重慶已經是八月中旬左右了，下游的消息，一天一天的壞，端方帶的是湖北兵，一切給養都靠湖北供應，武漢首義的消息傳到端方的耳朵裏來，端方那

時不僅是進退維谷，而且帶的隨身衛士也是湖北兵。這時這般兵不但不能衛他，反而變成他附骨之疽，等於隨身攜了若干的定時炸彈。他便一步一步的向成都進發，一面盡力封鎖四川對外的郵電。誰知郵電越封鎖得厲害，越容易引起士兵們的疑慮。因此端方走到資中，士兵們就把他囚禁起來，囚了數日，就把他與他的兄弟端老六一齊殺了，把首級帶回湖北。趙爾豐也在成都時勢所迫，交出督印，讓四川人組織軍政府，在

端方被殺相隔不久，也被尹昌衡殺了。因爲國體改變，蒲殿俊被推爲四川第一任都督，四川保路同志會也就煙銷火滅了。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
定價肆拾元

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新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禪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譽爲觀止，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